

吐蕃大翻领长袍探源

谢静

Origin of Tubo Gown with Big Lapels | Xie Jing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传世名画、石窟壁画、墓室文物等形象资料，探讨了吐蕃服装款式的渊源。吐蕃文化是中国民族史上重要的篇章。吐蕃人服装的基本款式有三种：三角形大翻领斜襟左衽束腰长袍、三角形大翻领对襟束腰长袍、圆领直襟束腰长袍，而三角形大翻领是吐蕃服饰最突出的特点。

关键词：吐蕃、大翻领、渊源

7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崛起，雄居青藏高原，成为与大唐和大食（今阿拉伯地区）共同称霸亚洲的三大霸主之一。曾与大唐、大食争夺中亚、西域，征战数十年；占领大唐属地河陇半个多世纪；曾经一度攻入过大唐的都城长安，与强盛的大唐帝国抗衡200余年。吐蕃文化是中国民族史

上重要的篇章。有关吐蕃人的形象资料主要有西藏早期石窟中的供养人像、敦煌石窟壁画和绢画中的吐蕃人画像以及青海吐蕃墓棺板画中的吐蕃人画像，这些图像是研究吐蕃服饰的珍贵资料。从这些资料来看，吐蕃族一般都穿翻领长袍。^[1]（图1）吐蕃人服装的基本款式有三种：三角形大

翻领斜襟左衽束腰长袍、三角形大翻领对襟束腰长袍、圆领直襟束腰长袍，而三角形大翻领是吐蕃服饰最突出的特点。这里，笔者想列举几个形象资料来进一步阐述这种三角形大翻领长袍的渊源。

一、《职贡图》中穿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的人物形象

《职贡图》的作者是南朝梁元帝萧绎（508-554年）。此图为绢本设色，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图亦称“番客入朝图”，是对南朝各国外交使节肖像的记录，由萧绎经过四十余年收集素材精心绘制而成。《大观录》对此图有这样的评价：“冠裳结束，殊俗异制；虬髯碧眼，奇形诡态；国不同。”原图共画三十五国使，如今只存邓至国、波斯国、龟兹国等十二国使。图中人物服饰是该时期留下的各民族服饰的珍贵图像资料。每位国使的肖像后面有简明的题记，写明该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出产方物等。图中的波斯国使肖像画可能是现存最早有明确题记的波斯人物画像。波斯国使头戴圆形虚顶锦面高帽，锦面上有联珠纹图案，身穿翻领对襟长袍，长袍的领、袖、襟、裾用红色面料镶以较宽的边饰。腰系革带，革带上挂蹀躞条形小带。足穿长筒黑靴。（图2）图中龟兹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白显国等五国（有一国题记已残，不知何国）国使的服饰与波斯国使服饰完全相同。只是发式、面相不同而已。邓至国、周古柯国、末国等三国的国使身穿长袍，其领、袖、襟、裾也用红色面料镶以较宽的边饰。由此图可知，穿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的除波斯国外，还有中亚、西域的其他民族。



二、龟兹石窟中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的人物形象

古代的龟兹是现今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包括库车、拜城、阿克苏、新和、温宿、乌什、轮台等市县。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曾经是古代西域时期的文明古国，是丝绸之路北道要冲之地。它既是古代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古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当时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汇聚之地。佛教大约从公元3世纪末期传入龟兹地区，到13世纪左右被伊斯兰化为止，流传了一千年左右。龟兹古国君王、臣民崇信佛教，在龟兹地区开凿了大量石窟，现存的石窟统称为龟兹石窟，包括现今库车、拜城境内的克孜尔、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库木吐喇等石窟。其中克孜尔石窟最著名，是国内兴建最早的石窟之一。龟兹石窟供养人画和故事画中，有大量身穿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的中亚、西域、龟兹人物形象。下面仅举几例。

克孜尔第205窟主室前壁绘龟兹国王托提卡和王后供养像，已被德国人盗剥，现藏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图中前面是两位高僧，中间是托提卡国王，身穿翻领窄袖对襟锦袍，镶三角形几何纹边饰，外套一件半臂锦衣，下穿裹腿锦裤和尖顶型黑靴。右手握短剑，左手持薰香，腰束镶银宝带，身后佩长剑。王后紧跟国王之后，上身身穿紧身窄袖衫，外套半臂翻领齐腰锦衣，下穿印花曳地无褶裙，裙面上的花纹图案具有西域风格。王后头饰圆珠型帽冠，长发披肩，手持绕肩长珠链，肩臂两侧有巾带飘下，姿态典雅秀美。（图3）

克孜尔第199窟主室东西甬道内侧亦绘有供养人画像。西道绘六身，东道绘五身。西道所绘龟兹国王和大臣供养人三身，已被德国人盗剥，现藏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图中第一位是龟兹国王，国王身后两位是大臣。国王头有双环项光，身穿翻领窄袖对襟锦袍，外套一件半臂锦衣，下穿裹腿锦裤和尖顶型黑靴，腰系联珠带，上挂短刀和短剑，身后佩长剑，仅见剑柄。大臣和国王的服饰基本相似，只是头上没有项光。国王和大臣翻领对襟锦袍上花纹非常丰富，多为联珠纹、菱形纹等图案。锦袍的领、袖、襟、裾也多用联珠纹和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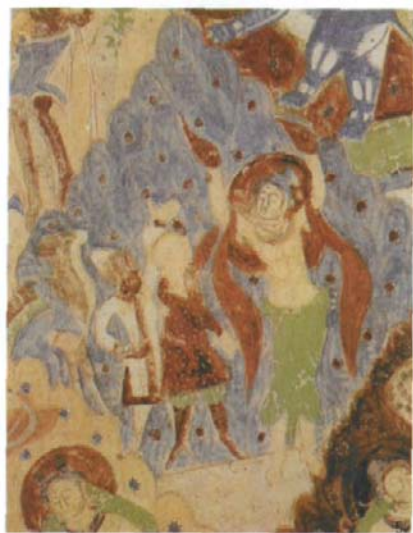
图4 纹样镶边饰，服饰图案具有浓厚的波斯风格。（图4）

形纹镶边饰，服饰图案具有浓厚的波斯风格。（图4）

龟兹石窟大约绘有佛经故事400余个，是中国佛教石窟绘画佛经故事最多的石窟，其中许多是反映商人生活的故事，描绘的是丝绸之路上中亚、西域商人的真实情景，人物的服饰也多是中亚、西域商人的服饰。例如，克孜尔石窟第8、17、38、58、63、114、178、184窟中绘有《萨缚燃臂引路本生》故事画。其中第17窟壁画中萨缚高举燃烧的双臂引路，后面的两个商人拉着骆驼随行。前一身头戴圆形尖顶胡帽，身穿翻领对襟长袍，腰系革带，足穿长筒靴子。后一身服饰与前一身基本相同，不同之处长袍是圆领对襟，长袍的领、袖、襟、裾上有边饰。（图5）

三、粟特墓室雕刻中穿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的人物形象

粟特人属于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族，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他们原本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古典文献所说的粟特地区（索格底亚那），其主要范围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粟特人长期受其周边的强大势力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月氏部、贵霜帝国、哒国等。粟特人在各族统治下，不仅没有灭亡，而且加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从而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与此同时，在粟特地区的大小绿洲上，在



各族统治相对薄弱的时候，渐渐形成一些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居国最大。此外还有安国、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石国等，不同时期或有分合，史称昭武九姓，当然不止九姓，只是概称而已。粟特人是一个以部落种姓为团体的商业民族，他们以商队的形式由商队首领“萨宝”率领，一批批向东方移动。他们在所行经的主要城镇，往往建立自己的殖民聚落，一批人留住下来，一批人继续前进。就这样，他们从索格底亚那沿着丝绸之路北道或南道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移进入中国的首都长安、洛阳。汉代时，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等地已有粟特人居住的聚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粟特人的足迹已经几乎遍及全中国。^[2] 粟特人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物质文明的传运者，也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者。

粟特人聪明能干，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进入中国的部分粟特人除了贩运经商，还有的入仕从政，充当中国王朝的各级官员，或充当管理中国粟特人的大萨宝。还有的入伍从军，充当中国军队的各级将领。这些有权有势有财的粟特贵族，在他们去世之后，依照中国的丧葬风俗，营建规模高大的坟墓。在国内已发现不少粟特人的墓葬，如河南安阳北齐粟特人墓^[3]、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墓^[4]、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5]、甘肃天水隋唐粟特人石棺床墓^[6]、宁夏盐池唐代粟特人墓^[7]等。这些墓葬的石棺和围屏石床上都有雕刻精美的浮雕图像，反

1. 莫高窟159窟 吐蕃赞普礼佛图
2. 《职贡图》中的波斯国使 绢本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3. 龟兹国王托提卡及王后像 克孜尔第205窟
4. 龟兹国王与大臣像 克孜尔第199窟
5. 萨缚燃臂当炬本生特写 克孜尔第17窟

注释：

- [1] 谢静：“敦煌莫高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7.2。在该文中，笔者利用大量敦煌石窟中的形象材料对吐蕃服饰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 [2] 详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北京，2001，第17—169页。
- [3] 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袄教美术”，《艺术史研究》，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1999，第151—183页。
-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1，第4—26页。
-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1，第27—52页。
- [6]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1，第46—54页。
- [7]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9，第43—56页；韩志刚：“盐池唐墓石刻所反映的胡旋舞”，《文博》，1994.3。

6. 安阳石棺门柱上的火坛与祭司

7. 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捧酒葫芦站立女侍俑



6



7

映着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景和宗教信仰。浮雕图像中的墓主人、亲眷、侍从等人物都穿着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下面仅举两例：

1922年在河南安阳粟特贵族墓中出土了一具石棺床，上刻精美的浮雕图像，但出土后不久就流失国外，现分藏在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博物馆。有一对石棺床前的门柱石雕（门阙）现藏德国科隆东亚文化博物馆。石柱的侧面各刻一位袄教祭司的侧面像。祭司相对，手持法杖，护持冒着火焰的拜火祭坛。两位祭司均穿大翻领窄袖对襟长袍，腰系革带，上挂短剑，足穿长筒靴。长袍的袖、襟、裾上用联珠纹镶边。（图6）

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龙首原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发掘了一座北周粟特贵族安伽墓。墓中有大量的石刻浮雕图像，尤其珍贵的是墓中出土了一具完好的围屏石榻，长228厘米、宽103厘米、高117厘米，由11块青石构成，其中石屏3块、榻板1块、榻腿7块。石屏内面有彩绘贴金浮雕图案12幅，榻板前、左、右三面有图案33幅，榻腿线刻力士承托图案11幅。石榻围屏左、右屏各三幅，中间后屏为6幅。刻绘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情景：出行图、狩猎图、野宴图、家宴图、迎宾图、乐舞图、商旅图、交往图、送别图等。据专家考证，浮雕图像中的人物有两种，多数是粟特人，少数是突厥人。粟

特人曾臣属过突厥王朝，突厥人曾利用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进行商业活动，关系极为密切。人物服饰，男装有两种，一种是圆领窄袖对襟长袍，另一种是翻领窄袖对襟长袍，是中亚民族的样式。女装多穿圆领或交领窄袖衫，系束腰长裙，外加披风，具有胡汉结合的风格。^[8]

四、甘肃河西墓葬中穿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的人物形象

甘肃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道，丝绸之路的北道和南道在敦煌汇合之后，通过河西走廊再向东行，才能到达中国的首都长安。河西走廊自古就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游牧聚集地，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胡汉杂居，政权交替，民族融合，胡汉难分。在河西走廊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穿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的人物形象。例如，1997年5月，在武威市高坝镇抢救性清理发掘一座唐代砖室墓。该墓出土了许多三彩人物俑，其中有男女侍从、童子俑、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这些三彩人物俑服饰各异，有的穿着汉装，有的穿着胡装，有的穿着胡汉混合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件捧酒葫芦的胡装女立俑，通高42厘米，肩宽16厘米，头戴淡红色圆形尖顶胡帽，帽尖微向前曲，帽后有垂裙，帽沿用深红色花纹锦缎镶边饰，或是一种浑脱帽^[9]，身穿绿色大翻领窄袖长袍，腰系宽带，袍襟裹体，

不露足靴，双手抱一酒葫芦，举于胸前，正面而立。嘴唇、眉眼、面部用红、白、黑三色勾勒。弯眉、棱鼻、厚唇，面容清秀，体态丰满，具有唐代仕女的风格。（图7）从墓中出土的《大唐上柱国翟公墓志铭并序》可知：墓主人翟舍集为凉州姑藏（武威）人，官职“大唐上柱国”是唐代武官的最高勋级，正二品。先祖从北周到隋、唐四世为官。“其夫人安氏，凉国公之孙”，是世居凉州的粟特昭武九姓中的安姓胡人，即大唐“皇朝右骁卫将军，左武卫将军，冠军将军，上柱国凉公”安兴贵的孙女。因此在翟舍集夫妇合葬墓中出土身穿中亚、西域服饰的三彩侍从女俑，亦是情理之中。^[10]

从上述图像资料可以看出，圆领或翻领窄袖对襟长袍，并在领、袖、襟及下摆上镶边饰的服装源于中亚波斯（伊朗）地区，由粟特人传入西域和中国。法国学者海瑟·噶尔美女士认为：三角形大翻领对襟束腰长袍是中亚或西亚草原骑马民族的服饰，并认为圆领直襟束腰长袍实际上也是一种尺寸较小的三角形翻领长袍。当把圆领展开时，就变成了小型翻领，当把翻领扣起来时，就变成了圆领。她还推测：《步辇图》中禄东赞穿的圆领长袍，可能也是三角形翻领，只是在正式场合下把翻领扣起来了，而其他吐蕃人的形象只是没有把三角形翻领扣起来。这个观点尚缺更充分的资料支持，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11]杨清凡女士认为：“吐蕃时期流行的一种圆领直襟/三角形翻领对襟长袍，其直接影响应是来自粟特服饰，不过后来可能掺入本土及中原因素，有所变动。例如出现了斜襟左衽的三角形翻领长袍，衣袖也趋于宽大，长及委地。”^[12]综合上述观点，笔者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吐蕃人服装的基本款式有三种：三角形大翻领斜襟左衽束腰长袍，三角形大翻领对襟束腰长袍和圆领直襟束腰长袍。这种服装款式间接受波斯服饰的影响，直接受粟特服饰的影响。

注释：

[8] 详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1，第4—26页。

[9] 浑脱，是一种剥兽皮的方法，把一只羊不开膛，从头部完整地剥下来称浑脱皮。甘肃的羊皮筏子就是用浑脱皮做的，浑脱帽是用一张浑脱羊羔皮做的尖顶胡帽。后来为了美观用锦缎做面子，并镶以边饰，在唐代时十分流行。

[10] 黎大洋：“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武威文物研究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兰州，第176页。

[11]（法）海瑟·噶尔美“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台建群译，《敦煌研究》1994.4。

[12] 杨清凡：《藏族服饰史》，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2003，第98页。